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五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箴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
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
挈其宏綱衆目咸舉苟棄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
彌久卒迷仁恕於民孝慈於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
惟爾陳生嗜學克孝不形於言已達其要尙虛厥心

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磨兜堅箴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
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

磨兜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
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
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兜
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
守之以默是曰元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全有堂箴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暇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里森然隨物而應之也旣曰全有或乃斲之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僞之滋也人僞之滋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整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修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

三者之不同奈何敬與怠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
非敬將何以全之黃君以政學聞於時復遑遑自治
不止其殆知求全者歟爲之箴曰

繫天扁顯性靈萬象森森炯以貞愚不縮智不羸毫
末咸具天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百體寧

師古齋箴

并序

師古齋者予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予晟今
人也其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奈何事不
師古則苟焉而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

精且詳則滅裂之弊生而頽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下蹴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乎子晟春秋方盛爲古文辭水湧而山出薦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爲之箴曰

爾欲師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苦欲禋其身必入其戶中唐坦然由戶及庭

有宦有奧以次而升惟學亦然懼晝於淺日造其深
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爲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
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爾箴服之無斃

銘

黃氏義門銘

并序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
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燭爾苟
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
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爲表式則淪胥以

成風而彝倫斃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草
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
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
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
時金章鑒綬之賢皐蓋朱轡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
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
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
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
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

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爲教條鑱諸樂石復遣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况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真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

許史之稱未足爲貴也猗頓之貨未足爲富也唯孝
友積諸躬令名昭於時其爲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
立兩間而無媿稽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
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
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濂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
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爲藩奕葉共餐視其齋庭
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纁燈火與俱

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無聲旣衍而葩實而匪夸
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閨婦姑勃蹊十室九衰
瀾倒波頽萬夫莫回蠅聲方冥忽聞怒霆孰不爲驚
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惠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
任重於山如爲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
故隕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庶行之修其道曷由
執敬爲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有序

浦陽於婺爲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

縣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質力農務本恥於
華言僞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盛稱書傳所載古
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梁
貞明初縣人何干齡四代同居宋淳熙中鍾宅亦至
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起教
子孫無別火而食志確見凝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
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
之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爲之立傳蓋自
建炎初迄今已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

氏其先出於烏傷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蹇諤凜然不可犯儉壬畏之爲之斂迹終官太常少卿諡曰忠惠少卿之弟茆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汶澄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瀕終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偉子麟出爲汶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應念舉慶聰子麟生一子憲子偉生二子懃恩而應之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

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痒疴疾
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惇本離宗而自矜是
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
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闕歟况吾父有遺言欲法鄭
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
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踴躍承命請參定家則一卷朝
夕遵之唯恐有所失馭家之禮質文之兼至應物之
務內外之齊飭薰蒸太和之中壹圉範圍之內鄉人
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子覺且謂不可無以示來者

既勒家則於碑而復徵濂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
世九夫爲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
爲餘夫亦受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
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
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榦也小宗
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而其榦終一而已前
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
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
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

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乎哉浦江葛爾之邑以義
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蹶然而思繼焉古
者禮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
可徵矣子覺本名閔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
其顯融者項背相望而淳熙宰相爲尤著宰相勢隆
望重尙未能合族以居而子覺一韋布之士乃斷然
行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
覺之嗣人尙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儷美
而交輝聖朝以孝治天下旌異之典未必爲子覺惜